

# 媽媽，您別走！

全玉莉

1998年7月27日清晨七點鐘，媽媽因患乙狀結腸癌被送進了手術室，因她伴有嚴重的冠心病及心衰，手術的風險相當高，我們陪伴著她度過了五個小時的心靈煎熬，終於，媽媽挺了過來。然而術後她久久未能醒來，令我心急如焚，夜不能寐……

「車……車……車……」媽媽的嘴唇翕動著，發出夢囈般的聲音。

「媽！媽！您想說什麼呀？」我湊近她，焦急地詢問。

「車……車……手術……車……」

「媽，您不是在手術車上。手術早就做完了，您這是在特護室的病床上。」媽媽因麻醉藥未過，仍在迷糊之中。

「媽，您看看我，我是誰呀？」聽到我急切的呼喚，她艱難地睜開乾澀的雙眼，努力地辨認著我，終於吐出了幾個字：「大…大…大女…兒…」我趕緊別過臉去，一行酸澀的苦淚淌在了我的面頰上。

這是怎樣艱難的十天哪！

接到我八十六歲高齡的母親病危的通知，我急得手足無措，慌慌忙忙處理完手頭的工作，帶著未完成的書稿匆匆趕回了重慶。

一眨眼去香港謀生已十六年了，其間也回來過，可每次都來去匆匆，還心疼那昂貴的旅費和被耽誤了的薪水。好不容易熬到有了一份固定收入，

暑假也不再被扣工資，卻又想利用假期寫點兒東西，而沒敢奢侈地利用假期回來好好陪陪我辛勞了一生的苦命的母親。

「癌症」，是這兩個令人心驚膽跳的字眼兒把我拉回到了母親的病榻前。回渝前我諮詢過香港醫界的朋友，已立心採取保守療法，不讓老人家受開刀之苦，我要她在餘下的有限的生命裏好好享受口慾之福，我要滿足她任何我能令她滿足的願望，我要好好盡我的孝道，讓她老人家承受膝下之歡……我要她安詳而平靜地走完生命之旅。回渝當天因飛機誤點，到家已是深夜了，沒想到我的老母親竟拖著孱弱的病體佇立在窗前等候著我的歸來。看著顛巍巍、瘦弱不堪的媽媽，我的熱淚涌出了眼眶。

興許是見到了久盼而歸的親人，也興許是我從中醫研究所請來的名醫的醫術高明，頭兩天媽媽的精神亢奮，食慾大振，雖然進餐量只是一、二匙米飯，卻已是她近期來的最佳表現；雖然笑聲虛弱，中氣不足，卻是那麼舒心暢快。我坐在她的病床前，一邊繼續著我的書稿，一邊聽她絮絮叨叨的憶述著舊事。這久違了的天倫之樂喲，令我的心像灌了蜜糖。然而，上帝太吝嗇，它竟然嫉妒我這短暫的歡樂。第三天開始，因結腸癌引發的腹絞痛和冠心病引發的心絞痛交替地折磨著她，看著她那被痛苦扭曲了的臉和她堅持不肯哼一聲的苦忍神情，就像利刀在剗著我的心，除了流淚我沒有別的辦法，我怎麼這麼不中用，一點兒也不能分擔她的痛苦！當晚我召來了眾兄弟姐妹，大家商量的結果，只有遵從醫生的意見立即動手術，否則腸梗阻引發了腸

壞死，最終還是要手術。

「手術」是我們最不願意走的一步，也是最難說服媽媽的一關。上次住院四十多天，媽媽終於強著出了院，她說她不願把命丟在醫院裏，死也要死在家裏。「手術」就等於「死亡」，這是媽媽的邏輯。

媽媽四十歲上守寡，爸爸窮病交加，一狠心蹬腿就走了，摺下八個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年齡從十六歲到只有幾個月大。看著這從小到大的大隊「娃娃兵」，別說媽媽自己，就是左鄰右舍也揪緊了心。然而我大字不識一個的媽媽喲，硬是用她那柔弱的肩膀挑起了這副千斤重擔。曾經有人要領養我可愛的小弟弟，被我妹妹哭鬧著去抱了回來；也曾經有人幫媽媽聯繫，說送幾個孩子去孤兒院吧；還有好心人勸媽媽改嫁，丟掉這一大堆「包袱」……可我們可親可敬的媽媽自有主張，自從妹妹抱回了被人領養的弟弟，媽媽就決心再苦再累也要拉扯大這幫孩子。從此，我們家的燈光就徹夜不息，在萬籟俱寂的夜晚，我家的機杼聲伴和著鳥叫蟲鳴成了街坊四鄰的催眠曲，我們也伴隨著紡車嘰嘰嘎嘎的聲音慢慢長大了。然而孩子大了除了吃飯還得求學，媽媽狠了狠心，背上揹著稍大的，手裏抱著最小的走出了家門，不顧日曬雨淋，坐在馬路邊兒敲石子，站在馬路中央鋪瀝青，她當上了一名市政工人。市政工人四海為家，媽媽帶著兩個小兒子東顛西跑，把大的幾個送到親戚家寄人籬下，中間的幾個留在家裏當上了小主人。可憐我們寄人籬下的幾個兄妹，小小年紀就嘗盡了人間的酸甜苦辣，媽媽知道我們受委屈，她和大哥偶爾來看看我們，也只能是躲到附近的小樹林裏淚眼望淚眼，把苦澀往心裏吞……就這樣，我們兄妹中間出了高級工程師、高級記者、大學教師及中層幹部。媽媽是蠟燭，照亮了我們，燃燒了自己；媽媽是油燈，給我們帶來了溫暖卻任自己油盡燈殘。災荒年頭，她把自己嘴裏的食糧一點兒一點兒地摳出來塞進了我們的嘴裏；

我上大學了，還沒來得及歡喜呢，那要命的二十元學費已讓媽媽一夜間白了頭髮。爲了不讓她作難，我打算放棄了，媽媽卻用布頭碎腦爲我趕製起了「百家衣」；弟弟妹妹上山下鄉了，她義無反顧地支持他們，卻又牽腸掛肚地思念着他們；兄妹中有人病了，她不眠不休地侍奉在側；我們一個一個地成家了，她又任勞任怨爲我們撫育下一代；及至生活好一些了，我們開始講究起食物的衛生和營養，冷飯和剩菜就成了她的專利食品……想到這些，我們又怎能忍心責怪她一格廁紙要分兩次用，替她扔掉的破衣爛衫她又去撿回來！我們最親愛的媽媽呀，現在我們真是悔呀！悔當初沒能阻止得了您吃那些殘湯剩飯！悔經濟條件好一些時沒能加強您的健康營養！悔病情剛出現時沒能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！悔我們之中竟沒有一個人學醫，令我們回天乏力！

爲了延續媽媽的生命，我們好說歹說勸服著媽媽接受手術，所幸的是，在我們周到的安排和堅決的保證下，媽媽終於點了頭。但我知道她內心的恐懼，因爲冠心病的威脅，她怕就此與我們分別。同樣，爲了爭取與我們相聚的日子，她克服著內心的顫慄，拼命忍受長期輸液的巨大痛苦。因爲不能進食，只能靠輸液，媽媽的兩條手臂乃至雙腿幾乎腫得再也找不到下針的地方，然而她堅持了下來，只爲搏取那一絲生存的希望。

手術前的一天，媽媽突然顯得心事重重的樣子，我再三追問，她才囁囁著說出了幾個名字，他們是這幾天因故未曾露面的兒媳婦、孫子、重孫子，還有媽媽日思夜念的姨媽舅舅，媽媽說手術前想見他們一面。聽到她簡單而樸素的願望，我心酸得不能自制。想到醫生在制定手術方案時提到的各種危險（高齡、心衰、嚴重貧血及營養不良、癌症已屬晚期……）、麻醉科醫生要我們購買高額保險、醫生一再警告我們要有下不了手術台的心理準備，我在手術單上簽字時猶如簽下了生死狀，雙手

顫抖不停，內心驚顫不已。而我們可愛而堅強的媽媽這時卻變得格外的溫順，打吊針、輸血、灌腸……左手腫了換右手，雙手腫了換雙腳，因為結腸已梗阻，每一次解便都要了她的命，她卻緊皺著眉頭不哼疼。我知道，只要有我們在她的身旁，她就能勇敢地面對一切痛苦。

手術的時刻來臨了，一大早媽媽的兒女們全都趕到了醫院。在十多個子孫的陪伴和鼓勵下，媽媽被推進了手術室。當我臨鬆手的那一刻，她緊緊地握了我一下，我知道這是在向我們傳達著生的訊息，我們的媽媽不會走，我們的媽媽一定不會捨我們而去。手術等待室裏短短幾個鐘頭的等待猶如過了一個漫長的世紀，擴音器裏傳出的每一聲呼叫都令我們心驚肉跳。……終於等到了十二點，我知道媽媽打了勝仗了，我們像迎接英雄般把她迎了出

來。沒想到剛送進特護室不久又接到了病危通知書，我們隔著玻璃窗，看著醫生們搶救的每一個舉動，看著螢幕上上下下跳動的心電圖和血壓顯示，心裏不停地祈禱：媽媽，您要挺過去，我們需要您！我們需要您呀！天哪，感謝心靈的感應，媽媽接收到了我們的召喚，她又一次顯示了堅強的生命力，死神又一次投降了！

媽媽醒來了，媽媽又能呼喚我們的大名小號了。媽媽，有著菩薩一樣好心腸的媽媽，有著堅韌生命毅力的媽媽，您一定會長命百歲！我們要永遠和您在一起！您別走，永遠別走！您不會走，永遠不會走！

1998/07/28 於重慶妹妹家

